



# 听有声书算阅读吗

□王言虎

据媒体报道,2020年,中国有31.6%的成年人形成了听书习惯,较上一年提高了1.3个百分点;2020年人均有声书阅读量6.3本,较上一年增长5.5%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相关人士介绍,目前,图书出版与有声读物同步策划、制作、分发已成为常态;长音频领域成为行业竞争的新热点——2020年中国长音频市场规模272.4亿元,增速54.9%。

尽管我们不能确定“人均有声书阅读量6.3本”的数据是否可靠,但听书的人越来越多是事实。这几年,在都市白领、大学生群体中,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戴着耳机听书的人。从纸质书到电子书,再到如今的有声书,人们“阅读”的介质在发生变化,日益丰富多元,这对国民阅读水平的提高,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

在每年读书日盘点中国人的读书数据已成惯例,而这个数据往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“读书少”的数据统计结果总会让人痛心疾首一番,感慨“原来国人不读书”。与国外一些阅读率高的国家相比,再结合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,国人的阅读量肯定是不够的。如今,有了有声读物,人们不必捧着本书专门找时间阅读了,从理论上讲,国

人的阅读率会有相应提高。这是有声书带来的阅读红利。

当然,有声书也有它的局限。从有声书受欢迎的内容来看,主要是一些小说、励志、人物传记、历史科普等书籍,这些类型的书籍都是一些浅阅读的内容,通俗易懂。人们在听这些书的时候,其实主要是在听故事。但是,如果要去阅读一本学术著作,或者比较专业的书籍,有声书就不一定是很合适的选择了。一个人可能选择在线听《三国演义》,但较难通过有声书去阅读《三国志》。

这里绝没有否定有声书的意思,也不是要在纸质书与有声书之间比个高低,而是说有声书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,对一些通俗的、不需要耗费太多心思的书籍来说,有声书是不错的选择,甚至比纸质书更有优势。但是,有声书并不能包揽一切,有一些领域的书籍,还是纸质书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。

在这个多元的时代,纸质书与有声书完全可以并存。它们各自满足了有不同阅读需求的人群。事实上,听书的人肯定也会读纸质书,而习惯读纸质书的人,在合适的场景下,也会选择听书。只要

能满足个体的信息摄取需求,那就是一本好“书”。

对于有声书的流行,我们不必忧心忡忡,担忧其挤压纸质图书市场、导致阅读质量下降。有声书之所以能逐渐占有一定市场,证明在阅读市场中,自有其“生态位”。而在整个庞大的阅读版图里,纸质书仍然是主流,千年的传统,不会那么容易丢失。正如前些年电子书的流行,依然没能撼动纸质书的绝对优势地位一样。不论是哪种图书介质出现,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宽容欢迎的态度。

就眼下的有声书市场来看,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。比如一些书籍仅仅是通过机器阅读,节奏不够自然,也无法准确传达作者的情绪与文字所隐藏的意蕴。还有一些有声读物制作粗糙,背景嘈杂,甚至随意乱播广告,极大地破坏了听书体验。作为一个资本大量涌入的新兴市场,这个行业还有许多规则与标准亟待建立。只有规范成长,才能行业常青。

明人陈继儒有“读书随处净土,闭门即是深山”之说,有声读物为这句话增添新的注脚。这个新兴的“读书行业”能不能走下去,最终就要看市场检验的结果了。(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)

## 《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》出版发行

新华社于建社90周年之际,编辑推出《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》,以此展现新华社因党而生、为党而歌,与人民同呼吸、与时代共进步的奋斗历程,描绘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该书由新华社出版社出版,即日起面向全国发行。

《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》以时间为脉络,收录了新华社记者在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采写的90篇新闻作品。其中,有《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》《狂欢之夜——延安市民庆祝日寇投降举行火炬游行速写》《沸腾了的北平城——记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城式》等反映烽火岁月的真实写照,有《开国大典》《我们万众一心,前进!》《在大海中永生》等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名篇,有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《英雄登上地球之巅》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等讴歌先进典型的精品佳作,有《中南海的春天》《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》《“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!”》等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报道力作,有《砥柱人间是此峰—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》《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》《钟华论: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》等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成就、历史性变革的时代新篇。

本书从一个侧面真实生动书写了党领导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其中一些经典之作或脍炙人口、传诵一时,或被选入学校教科书。这些精品佳作,充分展现了以穆青为代表的代一代代新华人做党的政策宣传者、时代风云记录者、社会进步推动者、公平正义守望者的初心、使命与风采。

(来源:新华出版社)

## 父亲的「口袋书」

□罗高

父亲热爱学习,无论在家务农还是外出赶集,都会怀揣一本“口袋书”,一有时间就打开来翻阅,权当放松休憩。

冰融了,雪化了。历经一个寒冬,很多老人都纷纷走出庭院,或踏青赏花,或三五成群晒太阳,慵懒地拉着家常。父亲则在广场的角落,精神抖擞地拿着毛笔,写着地书,偶尔一两个字想不起来,用手蘸着唾液,在“口袋书”上翻翻,再把头往前凑凑,确定是想要的诗词,接着父亲蘸着水,写着字,像一个“驰骋沙场百战成,铁骑闯破万重围”的战士,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水体大字被他妙笔铺陈在大地上,不时传来驻足围观者的喝彩与赞叹。交流中,遇到新奇的写法或是不同的见解,父亲都照单全收,快速记于“口袋书”中,便于闲暇参悟。

荷叶田田,蝉声流淌。人们躲在空调房中避暑纳凉时,父亲搬来桌椅坐在院子角落的梧桐树下读书看报,遇到精美的好词佳句,便会记录在“口袋书”中,偶尔有不认识的汉字时,便及时翻阅桌上的字典求助。用父亲的话说,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,他是心底无私天地宽——吹着自然风,享受着读书乐,就像鱼儿游戏于水间舒坦、惬意。

金色满山,硕果飘香。父亲在田间地头忙碌地收获玉米,金色的收获带给他梦幻般的色彩,他快速地在“口袋书”中记录着。我凑过去,父亲自豪地扬起他的宝贝,说:“今年雨水足,科学培育,产量明显比去年高出很多,这多亏我的‘口袋书’的指导,它功不可没!”

燕南归,富回巢。外边寒风阵阵,父亲又把学习阵地搬回了房间。有火炉相伴,大家不再畏惧寒冷。父亲往火炉里添煤时,总会告诫我们: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人生亦是如此,贵在平时积累,关键时刻才能助你成功。我就是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,统统记在这个小本上,得空就多翻翻、多看看,所以聊天时我总能说得头头是道。”

父亲热爱读书,离不开读书。所谓的“口袋书”无非是孩子们丢弃的练习本裁剪后装订的小本子,装于口袋,方便使用。它就像父亲,虽算不上高大上,却是集人文、地理、历史、风土人情、自然风貌于一体的“百科全书”,值得学习、为之钦佩!适逢建党百年,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们全家也准备了各自的“口袋书”,摘记党史,抄写英雄故事,品历史,唱红歌,绘制家庭的美好蓝图。

翻阅着父亲的“口袋书”,看着各种颜色的书写,包罗万象的内容,记录无穷的樂趣,我笔尖一动,流泻下一时的感受:“夕阳生花跟党走,听说读写记书中。小小口袋书乾坤,快意人生写春秋。”

## 阅读伴我成长

路培俊 摄



## 阅读,一生至爱

□王金玉

古人读书,沐浴更衣,焚香一束,可见虔诚与认真。

读书,是我一生至爱。一直以为,生活没有阅读,人生没有书伴,精神就会庸俗,灵魂就会枯萎。

年过半百的我,出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打小骨子里就深深印刻着“节俭”两字。从不浪费一粒粮食,衣裤是补了再补,买物件是三思而后买。然而,我对买书却是极“豪横”,看见喜欢的书,只要兜里有钱就一定掏出来。

后来,家里书多了,一有空闲,就会拿起书来看。要出远门,必带《三国演义》,以便于在闹中取静。漫漫旅途,有书为伴,不再寂寞。读到精彩处,仿佛穿越到三国,读到义气处,仿佛自己也融入其中,读到鞠躬尽瘁处,悲情难抑。

书读得多了,常常会觉得自己能遇到一本好书,犹如遇到一位知己一样。灵魂穿越时空,心神交

会。古人说开卷有益,深以为然。流水自然的文字,越读越有味。作者的思想、感情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很容易引起共鸣,给人以美的享受,一本书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。

最喜读《红楼梦》,光只书名读来已唇齿留香,更遑论万千悲喜,终归一梦,怎不让人由着性子去读。我认为《红楼梦》里最美的文字,是林黛玉和史湘云联诗的最后两句,湘云的诗句是寒塘渡鹤影,林黛玉对冷月葬花魂。此句意境优美,宛若天成。从写景角度,诗中有画;从文字角度,字字珠玑。

好书,让人常读常新,读了又读,直到烂熟于心。阅读,自会读出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气质。同时,也在读书中爱上了写字,以自己的文字看春花,赏夏风,赏秋月,捧冬雪;以自己的文字感知,何处不是彩云间;以自己的文字感悟,无语燕双飞,岂不乐哉。

## 守住匠心 守住文心

□潘玉敏

近日,中国作家协会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》,“加强文学队伍职业道德建设”的话题引发热议。

千百年来,对于作品与作家德行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探讨从未断过。有人说“言为心声”“文如其人”,作品的格调趣味与写作者的品行性格是一致的,性情偏急则为文局促,为人冲淡则下笔悠远;但也有人认为作品与写作者的品行性格并无关联,写作者笔下的高雅并不能证明其为人之脱俗,反之亦然。金代元好问就曾在《论诗绝句》里写道“心画心声总失真,文章宁复见文人”。

人品有优劣,作品有高下。不管作品能不能体现人品,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,势必决定他的思想和境界,进而决定作品的高下。那么一部作品如何才算“高”呢?有很多不同的标准,比如艺术标准、美学标准、思想标准、社会标准、历史标准等。单从艺术层面来讲,作品的高下与写作者本身的人品并无必然联系。就像秦桧

是卖国贼,人品低劣却擅长书法,写出来的字工整划一,“颇有可观”;胡兰成是汪伪政权的大汉奸,臭名昭著,写出来的文章却文风繁复细密,文字明艳照人。他们的作品尽管达到了艺术标准,但是却并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思想标准、社会标准、历史标准。

文学作品是有文心的,文心就是文学工作者的品性与价值观。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高低,决定了其文学生涯的长度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。换言之,要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在时间的淘洗中留存下来,写作者自身的精神内涵和赋予作品的更高品位十分重要。只有兼具艺术、思想诸般要求的好作品,方可流传久远。

要守住文心,文学工作者必须有责任意识与职业操守。很多文学工作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,不是专职作家,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对思想境界、修养品行的追求。做事德为先,为文先为人。作为一名有担当的文学工作者,要讲品位、讲格调、讲责任,自觉抵制低俗、庸俗、媚俗

思想的侵蚀。只有这样,才能写出符合时代审美的作品,从源头上遏制媚俗文化的流行。否则作品再多,也不过是徒增糟粕。

想要守住作品的品位和风骨,文学工作者还要有匠人之心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文学工作者也是匠人,作品就是他们制造的产品。精心打磨自己创作的作品,这是身为一个文字匠人的基本要求,也是重要使命。往浅了说,文学工作者制造的这个产品要让读者能够读得下去,且愿意花时间去读;往深了说,这个作品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,让他们有所感悟、有所启发。

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故事、每个时代的精神。文学工作者必须沉下去,弘扬经典,打造经典,在创作过程中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,讲好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,完成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的使命任务。这是一个有责任的文学工作者的初心,也是机遇。(来源: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)

